

# 兩年來的日日夜夜

—清華學子趙明返回愛爾蘭後談獄中經歷



**【編者按】**3月12日江澤民集團在國際社會強大的正義呼聲下釋放了被非法勞教兩年的法輪大法修煉者趙明。3月23日，趙明順利返回愛爾蘭都柏林三聖(Trinity)學院計算機系繼續其學業。過去的兩年中，趙明的同學、老師和校長約翰·海格提教授以及“趙明之友”發起了營救趙明的活動。他們的努力獲得了工黨領導人賴里·昆因先生、參議員大衛·諾里斯、莫恩勳爵、瑪麗·羅賓森女士和愛爾蘭總統麥克艾麗絲女士的支持。愛爾蘭總理博提·埃亨曾在去年9月中國總理訪問愛爾蘭期間提及趙明的案子。外交部長考文先生在2月份訪華時也向中國外交部長提出了趙明的事情，並得到許諾會釋放趙明。趙明於199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此後在清華Unisp1endour擔任網絡工程師、部門經理和項目負責人，1999年3月赴愛爾蘭錄取攻讀碩士學位。

## 依法上訪被捕 歷經看守所的 非人強制灌食

我於1999年聖誕節從愛爾蘭返回中國度假，度假期間在北京去國務院信訪辦上訪。在那我被公安抓走，護照被沒收，無法返回愛爾蘭繼續讀書。2000年5月13日我去看望一個北京同學時再度被捕，先後被關在北京海淀看守所、長春大廣看守所、戒毒所和北京看守所(七處)。

我沒做違法的事情，於是在海淀看守所一週後我開始絕食要求無條件釋放。絕食第二天他們就開始強制灌食，把我按住，捏住鼻子，用牙刷使勁撬開我的嘴，直接倒進液體食物。有時液體從我的食道和氣管一起進，嗆得很厲害，肺很疼。關在七處的時候，我繼續絕食。醫務室的主任對我鼻飼灌食，他不停地把管拽出來插進去，鼻子磨出很多血。他還有意把管插入氣管，說“我堵死你。”我立刻感到呼吸困難，不停地咳嗽。被灌食後，我一次又一次地嘔

吐，吐出來的只有一點點流進胃裏的液體，但有非常濃的藥味，液體食物裏面被加進了大量的對胃刺激很強的藥。在七處呆了十天我被送到團河勞教所。

## 勞教所“春風化雨”內幕

在法輪功弟子對勞教所內迫害真相揭露和國際社會對勞教所內人權狀況的關注下，勞教所表面環境或許有所改進，以此來蒙蔽外界，但暗地裏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從沒停止過，只是做得更加隱蔽。

團河勞教所肉體迫害法輪功學員主要手段就是毆打、體罰、不讓睡覺和多根電棍同時電擊。長達三個多月我每天都體罰到凌晨三點才讓睡覺，不到清晨五點又被叫起來。十幾個偷盜搶劫的刑事犯在警察的命令下對我毒打，有的人還因協同警察迫害我而被減輕刑罰提前釋放。他們用拳、腳和膝蓋，猛擊我的身體，我的大腿被打得黑紫一片，兩個星期不能走路。轉天他們又把我摀在臉盆裏坐著再塞到床底下，床板被頂起，然後好多人就一起坐到床上去壓，致使我的兩條腿全是淤血，很久都不能自己行走。

在去年我被勞教一年快到期時，我被轉到北京新安勞教所。四大隊隊長李濟榮命令一些犯人晚上輪流值班監視我，當我眼睛閉上時，他們馬上推醒我，頭兩天甚至不允許我閉眼一分鐘，後來只允許我每天在一張小小的凳子上打盹一到兩個小時。我被他們整天鎖在椅子上，幾個犯人打我的頭，踢我的腿，當

時我的腿直往下流血。他們強迫我做所謂的“軍蹲”和“飛著”每天長達十個小時。當我向申永勝科長反映這種體罰虐待情況時，他說：“我們就是要逼著你轉化。”

## 勞教所內摧殘精神的封閉洗腦

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最大的迫害是洗腦。警察明知道強制改變不了人心，也要逼人寫“悔過書”等，還要念、錄像以便拿去給更多的人洗腦。他們出了許多書、音像資料、各種所謂的“新聞”等等，整天強迫法輪功學員看、聽、談這些東西，然後配合使用不讓睡覺、體罰和電擊等手段。有一次連續一個多月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被強迫每天十五個小時聽攻擊法輪大法的錄音，除了吃飯和上廁所外，不許我們動，而且限制上廁所的次數。勞教所還成立“攻堅班”專門對付堅持信仰的法輪功學員。特點是環境完全隔離，在一個單獨的樓裏，每人一屋，進行圍攻的人更多，體罰和電擊迫害的情況不會被洩漏出去。

我被送到新安勞教所兩週後，勞教期將滿，他們就要我寫保證不煉功，我沒寫。他們又要我讀詆毀大法的文章，我不念。他們就以此為由在我勞教到期日的前一天突然通知給我增加十個月勞教。我在長春的父母當時並不知道我被延期。

在勞教所裏，除了洗腦的東西以外，得不到任何我關心的消息，目的就是打擊你的精神，消磨你的意志，讓你覺得你非常孤單，沒有人關心你，就是把你打死了都沒有人知道一樣。

這期間，愛爾蘭都柏林三聖學院的同學、老師，及國際社會為營救我所作的這些努力，我通通不知道。其實勞教所或者說中國當局是很

## 深藏心底的感動

我是一名醫生，除了寫病例尚可令人稱道外，實在是與寫作無緣。可是有一個一直深藏心底的感動，猶豫再三，我還是決定把它寫出來。

### 三年前的春天

那是三年前的四月，我正在北京某醫院的辦公桌前閱讀病例，忽然下意識地把視線移向窗外，我的目光被吸引了，不遠處聚集了一眼望不到邊的人群，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麼多人為甚麼聽不到一點嘈雜的喧鬧聲？

出於好奇我決定出去看看。一個店主告訴我說：“這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們來時把這路上

的冰棍紙和其它紙屑煙頭之類的垃圾都撿得乾乾淨淨。這些人買東西不砍價，我不小心多找了一毛錢還給我還了回來，這樣的人現如今就是打著燈籠也難找呀！”又聽到一個人議論說：“這些人有的是從外地來的，是來反映天津打人抓人的事實。”另一個人接過話說：“我們樓裏有好幾個人都煉法輪功，有他們在樓道總是乾淨的，好人，絕對的好人！”

### 深藏心底的感動

由於工作忙，我很快就回到了辦公室，可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和感慨。在我這個自視清高的醫生眼裏，他們看上去太過平凡了，無

# 清流

中文網址  
Http://www.qingliu.org  
英文網址  
Http://faluninfo.net  
清流編輯部傳真  
(267) 200-0379

## 本期要目

緣歸大法 茫茫無際的慈悲與博大(2)  
海內外法輪功共同抗爭全面發展(3)  
我不知該怎樣向漸漸長大的女兒訴說她父親的慘死(4)  
記國立臺中圖書館法輪大法講座(5)  
中國的國粹：傳統中醫理論淺悉(6)  
半壁黃沙傾國瀉？  
沙塵只是警鐘聲！(7)  
韓國著名預言書《格庵遺錄》(8)

害怕讓國內的人知道這些情況的。

## 釋放前的最後瘋狂及“封口”談話

我是在被放出來的頭一天才知道的。而被放之前兩個星期，有兩天晚上警察沒讓我睡覺，我見到勞教所副所長時向他反映此事，他根本

(下轉至第五頁)

論是穿戴，氣質，性別和年齡的組成都和社會的普通人群沒甚麼兩樣。然而他們的行為卻有點兒“奇怪”，我看到了一種清純，質樸，和自然的美，與當今的社會時尚格格不入。當我靜心自問時，我感到真正“奇怪”的是被包裝得太多的自我，和這個人性越來越被扭曲了的社會。人們無論富有還是清貧，是成功還是失敗，是高官還是平民，都離那真誠，純樸，和自然越來越遠。社會上越來越不正常的一切成了人們心中正常的定義。

多少個月過去了，我幾乎把他們忘記了，但政府對法輪功的鎮壓

(下轉至第7頁)